



伊所伯的寓言

汪原放译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伊所伯的寓言

汪原放譯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29

譯者的話

『光緒三十四年出版』『山西大學堂譯書院印行』的世界名人傳略裏面說道：

伊所伯 (Aesop)，生紀元六周之末，卒年闕。希臘大寓言家。初爲人奴，繼得釋。往見呂底亞 (Lydia) 王寇理蘇 (Croesus)，得其信任，屢使異地。最後至德勒斐 (Delphi)，其地祭司怒其以詭巧之言褻瀆神明，囚之，且投崖而死。

我覺得伊所伯這個名字譯得很好，很適當，很正確，我就決計遵他譯了現在這個書名。

✱

✱

民國十年的夏天，我想着伊所伯的寓言還須要一個有用白話文直譯的譯本。這個譯本，最好要做到勉強够得上說是一個努力於保持他的原有的風格的譯本，最好要做到勉強够得上說是一個傾向於「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的譯本。

現在這個譯本就是我的不自量力的理想的實現；換句話說，就是依據我的原有的主張，宗旨，打算，譯了出來的。

✱

✱

伊所伯的寓言是世界的『家喻戶曉』的不朽之作，雖然他是二千五百四十八年前的產品，直到現在，他依舊是很有價值的兒童的『恩物』，難能可貴的益智啓蒙的要籍，少年的伴侶，不易多得的教材，所以在歐美各國也不知道有多少版本。我現在這個譯本是依據喬治弗萊棠生（George Fyler Townsend）的英文譯本譯成的。他這個譯本，我承認他是一個最完善的譯本，一個『集其大成』的譯本。因為他在他的序裏（可惜未註年月，也沒有出版的時期）說是一六一〇年至一八五七年的重要的版本是他搜集來譯成這個本子的來源。

喬治弗萊棠生的譯本卷首有他的序，有伊所伯的傳記，我都擇

要譯在卷首了。在原序節譯裏，我們不但知道了寓言的定義，而且知道這幾百條大有意味的寓言的『時』的『地』的問題是怎樣的艱難了。在伊所伯傳裏，我們知道伊所伯的出身是怎樣的微末，同時，我們不能不深信，在那個時代，自然也只有那最被壓迫者的呼聲才是代表大眾的呼聲，只有那最不平者的吶喊才是羣衆的吶喊，只有那在最下層的才能知道『居高臨下』者是怎樣的令人悲憤，髮指，可憎，討厭。

說到這裏，我總覺得僅僅知道喬治弗萊某生下的寓言的定義還是不够事的，我們還要知道寓言的產生以及他的效用。日本西川勉先生說：

在帝制時代，並且像在十八世紀初葉以來非常地抑壓言論的俄國，把對於專制政治和官僚底私慾行爲的諷刺或對於自由的要求，用動物寓言的形式來表出，實在是大有意味的事。從這種方面灌注一種思想於國民底血管，這事於俄國底革命功效也着實不小罷！

（小說月報俄國文學研究號夏町尊先生譯文）

他這一段話是論俄國的兒童文學的，把他錄在這裏，不但『能道其彷彿』也足以當『具體言之』。但我們還該記得：用寓言來做攻擊惡社會的武器，拿寓言來做批評惡制度的工具，不見得是直到十八世紀才發明的。

原序節譯裏告訴我們：

獅子，兇猛，殘忍。

拿獅子和狼來當『王』，我們想來是不會錯的。那麼，我們不妨抱着這個主意去看狼和小綿羊（頁三）

那時那隻狼捉住了他（小綿羊），把他吃了，說道，『罷了！我不能够不吃晚飯，那怕你把我的理由一句句都駁倒了。』

真『殘忍』呵！

再看野驢和獅子（頁一〇四）

『我應該拿這第一份（許多野味，）』他（獅子）說

道，「因為我是王；也要這第二份，因為我是和你一陣去的；這第三份（你要相信我的話才好）是你（驢子）的禍根，除非你不要了，把他送了我，而且你還應當趕快逃走。」

野味是獅子需要的，却也是驢子不可少的，但是，驢子如果要吃，他同時必須走上死的路！獅子多麼「兇猛」呵！這不叫做「帝制時代」嗎？

*

*

話不用再說遠了。我們把伊所伯當作一隻「識途的老馬」罷。我們來讀他的用那樣寥寥的幾句「恰如其分」的話要說這

樣的一件『耐人尋味』的事實的寓言罷。他的寓言固然不全是無可批評的，有的太單調，有的太理想，有的太牽強，但他的許多『拆穿西洋鏡』的文字始終是不可磨滅的。

*

*

七年前，我相信伊所伯的寓言是聰明的兒童與少年朋友們愛聽的，我相信不但能够引起研究文學的興趣，不但能增加經驗與智慧，而且能够鍛鍊思考力，辨別力，理解力，觀察力，所以我一氣把他譯成了。到現在才決計付印，因為我費了一些修正的功夫。但繙譯實在是一件難事，錯誤一定還不免，這要請大家指教了！

汪原放。

十七，十，二十九。

原序節譯

故事，比喻，寓言，這三者，普通都當作是傳達教訓的。其中各有各的特別的性質。故事是一件事實的敘述，不論那件事實是真實的，或者是憑空創作的，都無須牽涉到什麼道德的教訓。比喻是有意用一種文字來表現一種隱秘的意義的，却不直接表明於文字上面，只讓讀者與聽者自己去理會。寓言的性質，一半像故事與比喻，一半又與二者完全不同。寓言有如故事，他也是簡短的事實的敘述，又有如比喻，他也是傳達一種隱秘的意義的，但寓言終不是單靠文

字，而是很巧妙的用虛構的人物的言動以表現的；至於和故事與比喻不同，那在於寓言有特別的權利，不可改移的品質，他必須包含教訓的目的；道德的格言，社會的義務，政治的事實，都是他所要表達的。真的寓言，要語其大者高者，有一個偉大的目標——增進人羣的情感，改善人類的行為，但很隱秘，總是寓意於虛構的人物的言動中，開口說話的都是田野裏的家畜，空中的飛鳥，深林裏的樹木，山林中的野獸，讀者却看不見教導他的站在他面前。這樣，指導者居高的樣子也許有些是不配味口的，但是，這個儘可以不必去管他，那寓言的本身却使人覺得大意味，因此，讀者很容易受着影響，很容易生起同情心，往往不自覺的被領導到純潔，高尚，可讚美的一路去了，對於

低下，庸俗，無價值之可言的一途自然決絕反對。於是，真的寓言家脫卸了他的重大責任了。

*

*

一個寓言的構成必須注意(1)事實的本身；(2)道德的論斷；(3)引進的虛構的人物，他們各別的特質的保存。事實的敘述越簡明越好，最好是單敘一件事，不要拉雜瑣碎，也不必牽扯得錯綜複雜。意義要明白淺顯，要親切有味，一件事實敘完了，無一個讀者不能瞭解他的真意所在。引進的生物或虛構的人物的天然特性必須經過細密的觀察，必須是大家公認的。狐狸無時不狡猾；兔，懦弱；獅子，兇猛；狼，殘忍；牛，強壯；馬，驕傲；驢子，堅忍。這些寓言無不經過嚴格的

觀察，很少違背上面所說的規則的。

※

※

這部集子裏的寓言有許多并不是伊所伯直接的作品，是古代的著作者在他死後搜集編成的……因為伊所伯是希臘的寓言之父，因為他是這類文學的創始者，所以一概用了他的名字。

※

※

據說第一個把這些寓言搜集成書的是雅典的一個哲學家，叫做菲納洛斯（Demetrius Phalereus）。他約生於紀元前三〇〇年。

※

※

撲來德（Maximus Planudes）是君士但丁（Constantinople）的

一個和尚，他所搜集的寓言大概有一百五十則。他的歷史很不清楚。

阿克沙斯 (Bonus Accursius) 在一四七五——一四八〇年之間才把撲來德所編的這些寓言印刷行世，五年後，卡克斯登 (Caxton) 才又把他譯成英文，一四八五年在威司明斯大寺 (Westminster Abbey) 他的印字房裏印刷發行。

*

*

一五四六年，撲來德搜集的這些寓言第二次印行於史蒂芬出版部 (Robert Stephens)，又把巴黎 Bibliothèque du Roy 得到的原稿加印進去。

*

*

一六一〇年，一個瑞士的學者，叫做力夫來突（Isaac Nicholas Nevelet）的，第三次印行伊所伯的寓言。他這一部是最完全的。除原有的，加入了威特肯圖書館（The Library of the Vitic n）得到不曾發表的新寓言一百三十六則，Aphthanius 得到的四十則，Fabrias 得到的四十三則。

伊所伯傳

關於伊所伯的一生和歷史實在是複雜的很，正如希臘的最有名的大詩人荷馬一樣，很不清楚。薩的斯，呂底亞的京城，薩馬斯，希臘的一隻海島，米西不利亞，達來斯的古代的屬地，柯特姆，非來基省的首城，這些地方也許是伊所伯生在的地方是可以算得滿意的推測的，雖然這個榮譽不能肯定的歸於任何一個地方，關於伊所伯的生死和一生的事蹟，却有幾件偶然的事使得學者們都很普遍的公認為成立的事實了。他是誰都承認，大概生於耶穌紀元前六百